

神仙方士等事他全不交至入畫書固有略及武帝者然封禪書  
不過又述武紀所言平準書又何獨詳述武帝生財法至律書言  
兵又言文帝而不及武帝遷謂夫子春秋於定哀也則微亦須略  
舉史綱而或詳載或不載既自不同若武紀猶可疑者漢書陳氏  
曰史記不專為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略於漢書而紀武  
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問漢史上  
自天文地理下至溝洫刑法皆為立志而選士之法最為近古何  
乃不為立志曰漢書缺典與兵無志選本無志為大史公未作得  
此書故孟堅因陋就簡○問大史公作史記上自唐虞而入書之  
作止言漢事班孟堅作漢史合紀漢一代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  
耶曰入書未必皆言漢事獨平準書專言武帝其替却說古今漢

志雖為一代作然從自古初述起獨古今人表專說古而不說今  
自序其名先輩嘗議之中間科等分別人物又然有可議此却班  
史之替書蛇添足集覽禮書一書樂書二曰律書四曰曆書五曰  
天官書六曰平準書七  
曰河渠書八曰封禪書

字學

程子曰其為學時其敏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張旭學草書見  
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  
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心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  
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集覽張旭字季章書  
州吳人善草書嘗酒每大醉呼叫在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  
既醒自視以為神世稱張顛醉尉嘗執有父老屢求刑其狀不怒  
父老曰見公筆勢奇妙欲家藏之耳遂判與之見擔夫與公主爭  
道及公孫大娘舞劍決開錄云張旭書得筆法傳崔顛顏真卿旭

言始吾聞公主擔夫爭道而得筆法  
得其神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

張子曰莫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創已來便有之但得不得謹便

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為說既有草書則

經中之字傳焉宋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集覽**注補於右軍按晉書王羲之字右軍琅邪臨沂人寓居會稽  
月遊導之從子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幼納于言及長辨贖書

書為古今之冠任至  
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閱倉頡作字亦非細入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

等字未有特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二平書其曉不得

看者只見俗了今有個入書得如此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寫

唐人文字底亦有一釋名底此皆偽者○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

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山谷不甚

理會得字故所論雖自虛宋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書法前則重知

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南海諸書畫然有

好者字畫適勁如古鐘鼎款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

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或問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古

人篆籀筆書雖多然無一筆可減今字如此簡約然亦不可添

一筆便是世變自然如此○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

有法度人言求字跡具八法蔡行夫同張子湖字何故公曰重之

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今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

至宋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代衰下

其為人亦然○問明道先生云其寫字時其敬非是要字好只此

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

忘也或作意本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  
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空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  
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  
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集〕蒼頡作字按一統志頡南  
樂吳村人至而神聖有四月  
黃帝特為史官因觀鳥跡蟲文而制文字以付結紼之政百官以  
治萬民以察至秦滅其籍而文不傳二王書南史齊張融善草書  
高帝曰卿恨無二王書法答曰臣非恨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  
法注二王謂王羲之及子王獻之也〔集〕君謨二按宋鑑蔡襄字君  
謨仙遊入天聖中進王累官知諫院正色直諫言精於史事下能七  
欺所至有聲能文章尤工於書為當特第一官至臨明殿李士平  
益中惠米老理會得按宋鑑米芾字元章吳縣人寓居襄陽號海  
嶽外史為文奇險特妙於翰墨書山水人物自各一家精於鑒藏  
遇古鍾鼎彝器物書之極力求取熙豐間以只補校書郎歷滄光歸  
累官凡御食外即知淮陽軍書窮八法書法死王逸少畫而工書  
求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永字八畫也又曰以永  
字為別察管得之異入相傳王張旭以發李陽休也

臨川吳氏曰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尚矣俗本傳說而莫或正也群黨  
易以序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字宜發圭缺群危四字宜增樂  
安陳貫翁以指掌圖為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娘下  
註曰已見其字母下於經堅輕產繁虔列別出偏消傾圈瓊拳則  
宜廢宜增蓋已瞭然矣○蒼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  
文奇字自黃帝以來至于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  
此而已史籀始更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更變籀法謂之小篆  
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  
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爾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  
之文為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後學者因是  
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秦丞相斯燔城聖經真罪萬

世而能損益蒼史一家文字為篆書至今與日月相易煥是固不可以罪揜其功也斯訣之後工其書以名世者誰與七八百年僅見唐李陽水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而已宋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何其孤也哉蓋亦有其故矣秦人苟簡煩碎峻迫以為治一惟刀筆吏是任至以衡石程其書厭篆書繁難書日徑為隸以便官府人惟便之趨則孰自背時所向而其心繁難者哉篆學之孤始其勢之所必至噫篆之鍾繇於秦而篆之廢亦實繇於秦推所從來任吏之過也○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為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

唐虞之能

為用大矣縮之以簡便筆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弗自幾顧惟以悅目為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明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跡之遺者視漢晉為優然亦間見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

史籀始於魯齊古去謂之大篆史記周宣王上籀文盤曲狹李斯又變籀法謂之小篆史記秦李斯作蒼頡籀文籀目文以為小篆李陽水按通鑑李陽水唐宗室也善古書法問元間為當塗令李白以其族人往依之乾元初為縉雲令修孔子廟成早持雨於城隍約以五日不雨持焚其祠如期果雨秋滿退居史隱山創其墓曰忘歸多題詠篆刻為世所寶其後舒元與叙之云秦李斯作玉筋篆更入姓無出其右唐李陽水窮入篆室獨能隔千年與李斯相見其格峻其力猛天以字寶瑞吾唐失科斗鳥跡尚書序魯恭王好治宮室懷孔子舊宅以實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歷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比目科斗文字六科科斗書發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科斗書名蝦蟆子書形似之史記卷八龍潛藏為有文字恐人書之故龍哭龍藏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且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使放曠與悲愁而已補註公孫弘武帝時舉賢良對策事見史記尚上也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責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或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待行謝頭道將歸應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宰顯道對曰人多說某不蔡人抄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因云顯道乃止教人習舉業其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

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補註此言應奉得之不得皆有命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奉業餘日即可為學然人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已以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為不得已之計或是為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朱子曰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已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有一項人無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閑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又躬行也不須去講孝這個少間只

聖人  
教人  
只是  
為己

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這狀色是大段好了。  
義理人心之所同然去講求却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到是難做可  
惜空業壞了少人。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  
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  
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况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  
不閑為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己。或曰不安科舉之業講教曰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  
以就吾安爾聖賢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  
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  
則安矣。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庶他且  
會說得好說義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

得他好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庶是題目上合說庶義是題目上  
合說義都不閑自家身己此子事。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  
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背了這個心不向道理  
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為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  
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不可自  
見得笑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淺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  
衰塌若將這個自在一邊湏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  
却未必不得。專一做空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能  
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這工夫了人於此事後來  
只是強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今人強勉來學義理然其平生  
窮理雁不敢自以為是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擔不得如

何知此下事如今疑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件  
明日見得一件未有郭然貫通處况彼千頭萬緒支離其心未嘗  
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父  
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其奪人志○  
以科舉為為親而不為為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為妨實事未  
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或以科舉作館廢事自咎者曰不  
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當  
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為  
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益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  
舉業亦不害為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  
有害絕以得夫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嘗論科舉云非是

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識遠見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  
見而為之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  
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  
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其於科舉自小使見得輕初亦  
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飲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  
為害何如也又有人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  
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  
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問許叔重太倉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  
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本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  
得失橫置胸中却害道○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  
格式際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迴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集覽

狼狽王勿卒曰顧剛失措者曰狼狽蓋狼狽是兩物俱前兩足絕短每前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矣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必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躬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諳然仁義道德之言三可用之實也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前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為之念此

則妄矣應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真率子

雙峰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况舉業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見高明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病九病不自知竟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其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五十五卷終



學十四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效事  
古人詩云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

上此言甚當其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閑言語

○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氣流入豪

也○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詩

形容得浩然之氣石曼卿一按宋鑑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人

於酒真宗時為太子中允嘗進備邊策不報已而西方用兵帝怒其言欲召用之而延年死矣其為詩文尚致建稱其意氣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謙讓唯言之者

真氣  
流入  
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君子  
德足  
以求  
志

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而流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  
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諷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  
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  
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  
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君子之所養要全其道而解之氣不設  
於身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  
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  
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  
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  
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攷之蓋

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  
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或言今人  
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七雉鳩出在何處○古樂府只是詩中間  
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  
短句今曲子便是○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  
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  
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古詩雖看西晉以前如樂  
府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  
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氣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選中劉  
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溢乎薄絕明遠才健其詩乃騷  
之變鮑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鑣劉蕡羅高杖牧雞豚分明說出個

倔強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蠟用  
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峻健○陶淵明詩平淡出  
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其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  
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  
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蘇子由愛選詩亭臯木葉下隴首秋  
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某却愛襄城一以眺平楚平蒼然十  
字却有力○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晉人  
詩惟謝靈運用古韻如祐字揚燭字之類唐人惟韓退之柳子厚  
白居易用古韻如毛穎傳牙字資字毛字皆協魚字韻是也○唐  
明皇真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什麼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  
明皇一篇早渡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概便有帝王底氣概越州有

石勒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賢  
其如高尚何○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  
大雅又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其看他自家  
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  
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  
只意到處便押一箇韻如自蔡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  
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  
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  
如此然多爲人所亂有一篇分爲三篇者有二篇合爲一篇者  
○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漸  
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問李太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前輩多稱此語如何曰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不落揚柳月中  
疏則尤佳○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魯直一時固自  
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却說好如矮人看場耳問韓退之  
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  
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  
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爲法○杜子美暗飛螢  
自照語只是巧○蘇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自景色可想  
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補稱魯爲人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  
地掃室焚香閉閣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  
意常愛之問此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  
帶性負氣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好名魯則自在其

詩則有做不著氣便倒揚了底○晉宋間詩多閑淡杜工部等詩當  
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閑乃禮記身勞而心閑則爲之也○  
○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韓詩平  
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亦着如此  
做○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庖下解牛神妙然絕到那  
族必心沐然爲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韓文闕難聯句  
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一以水噴之便醒一噴一  
醒即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好又曰爭觀雲填道助叫渡  
○此乃退之之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此是東野之工○  
○有較惟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詩須是平易不  
費力句法渾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惟意思亦有渾成

氣象因與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卧聽兒讀書其費力  
好○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是和  
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坐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行年  
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  
也然猶雅馴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唐文人皆不可曉如  
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  
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  
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底沁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  
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瑄亦正○偶誦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  
蛾眉女珠珮珂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  
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雨寒云如此類然有好處詩人未

胸次  
非諸  
公所  
及

易到此○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  
乃時雨不殺是天聲○曼卿詩極雄豪而韻密方嚴極好如等筆  
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  
於小說詩話中略見一二爾曼卿胸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為人  
豪放而詩詞乃方嚴韻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山谷  
詩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今人卒年如何及得可謂巧好無餘  
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則刻意為之又曰山谷詩  
忒巧了○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為正字時筆力高  
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  
無多極有筆力○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如梁  
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未安受命甚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等

生思

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文潛太詩好惟得詩小詩好○  
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獻詩一日作  
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暖日薰楊柳濃  
陰醉海棠他是甚麼句法○今時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  
人李有詩大略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  
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  
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為學工夫然到極處  
當自知作詩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  
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奔去夫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  
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個只是心裏鬧不

虛靜之故不虛不盡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  
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  
鬧如何見得○詩杜中人言詩皆原於賡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  
意○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  
以次諸家詩○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却又  
不去學好底却只去學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是宋東晉  
不學李杜只學那峽崎底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甚麼用莫道  
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山谷  
不好處林擇之云後山詩恁地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去學  
山谷曰後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  
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序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善敘事情叙

得盡後山叙得較有疎麴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後山○或謂梅  
聖俞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  
淡乃是枯槁○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庭秀又再變楊大年  
雖巧然巧之中又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覺及至歐公早漸  
漸要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有意  
思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  
王健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  
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故事使難字便云好○明道詩旁人  
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眩露無令豈畜  
**覽**杜甫夔州以前詩佳按唐鑑杜甫襄陽人初入蜀卜居成都嚴  
武鎮蜀時為參謀大曆初武卒蜀亂南乃泛江游嘉戎次重安  
後居夔州之東也所作有秋興等詩劉琨一披晉書琨字越石中  
山魏昌人元帝時為特守襄陽少與祖逖為友每枕戈待旦志欲

討逆常曰吾恐祖先生先我着鞭現少工詩善吟詠為時所推  
紀明陸二按南史鮑昭字明遠少工詩為世所尚仕宋為臨海王參  
軍詩評云為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昭謝靈運詩人中稱為鮑謝  
杜詩云俊逸鮑參軍季太白按唐書太白蜀郡彰明人母姬時夢  
長庚星因各之性倜儻善詩賦工古歌才志逸萬天寶初召見  
金盃殿論當時事詔供奉翰林後帝坐沈香亭召白為樂章乃接  
筆成清平調帝愛其才欲官之為高力士貴妃請而沮之遂浮游  
四方卒於采石謝靈運按南史靈運玄之孫家于上虞少好學  
博覽群籍文章為江左第一仕宋為永嘉太守襲祖父封爵故世  
稱謝康樂白居唐書居易字樂天下邳人元和初調越州  
尉後為左拾遺尋出為江州司馬父之權主客郎中知制誥與元  
稹多酬詠詩稱元白會昌初為刑部尚書毛穎傳舊唐書云韓愈  
作毛穎傳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謬者矣越州一按一統志越州  
本隋所置今改為紹興府屬浙江道有知章按唐鑑知章四明  
人性夷曠善談說蓋聖初擢進士累官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晚  
節尤放傲遊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天寶初請為道  
士還鄉里詔賜鏡湖剡射一曲卒年八十六刑阿安通鑑刺衛人  
庶太子聞其賢乃客之極其禮貌稱為刑卿令劫秦王政及諸侯  
侵地方入秦賓客送空易水吏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曰風蕭蕭  
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反後為羽聲上皆順目髮盡指冠入  
事敗死之陳子昂按唐書子昂梓州射洪人元敬子文明初奉  
進七上書言事武后奇其才擢麟臺正字累迁右衛曹參軍唐

之文章至子昂始變雅正王適稱為海內儒宗所論者世以為法  
(高蘇州)按唐鑑常應物河南人生高黎工詩永泰中歷除江二  
州刺史召為左司郎中貞元中又歷蘇州刺史世所常蘇州有集  
十卷(社工部)按唐鑑肅宗時杜甫以嚴武薦為檢校工部員外  
郎故後人稱為社工部王維按唐鑑王維字摩詰太原人少好琴  
與弟縉復以名聞開元中維為尚書左丞縉為蜀州刺史維表  
已五短縉五長上嘉其不伐天寶末為安祿山所獲既而釋歸作  
別墅於輞川與裴迪等日游其中賦詩為樂至孟浩然按唐鑑浩  
然襄陽人好節義隱鹿門山年四十遊京師王維私邀入內署俄  
玄宗至維以實對帝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召問其詩云然再拜  
自誦所為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  
放還張九齡辭為荊州從事孟郊按唐書郊武康人少隱嵩山性  
介少合為詩有理致最為韓愈所稱登進士調溧陽尉後為茶謀  
卒諡曰貞曜先生李賀按氏族賀字長吉七歲能詞章若吟每曰  
出騎弱馬小溪奴皆古錦囊隨後遇所得投其中暮婦母探囊見  
史書多即怒曰是兒恆出心用乃已憲宗朝為協律郎一日晝見  
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云上帝成白玉樓召君作記遂卒時年  
二十七(王川子)按唐書憲全齊齊人寓居河南號玉川子好學博  
覽工書嘗為月蝕詩譏元和逆掌又為系歌句多奇警韓愈為河  
南令愛其詩厚札之由是名播海宇士大夫敬焉陸務觀按宋鑑陸  
游字務觀山陰人佃孫早有文名為秦檜所族槍死始為寧德上  
簿孝宗時編脩官後知夔嚴二州皆有令聞以寶章閣待制致

仕游才氣超逸朱熹言其能太高跡太近恐不得全其晚節云張  
曲江按唐書張九齡字子壽始興人七歲能屬文擢進士第為  
唐賢相嘗抑李林甫請誅安祿山以始興舊為曲江縣地故天下  
皆以曲江公稱之也(武元衡)衡被刺按唐鑑元衡太原人平一之  
孫仕德宗為御史中丞常對廷英帝目送之曰真宰相也元和中  
拜相時淮蔡用兵悉以機政委之未幾藩鎮王承宗遣盜刺殺之  
(李德裕)按唐鑑德裕贊皇人吉甫子穆宗初擢翰林學士凡辨  
令大典刑皆更其手敬宗朝獻册辰六箴拜西川節度使建等邊  
樓累官門下侍郎拜太尉封衛國公自元和後用兵宰相或不休  
沐或繼火乃罷德裕從容裁決師然若無事時(房琯)按唐鑑琯  
河南縣人少好學風度沉整隱陸渾山開元中以薦為校書郎授  
盧氏令玄宗幸蜀琯馳拜史部尚書同平章事與常見素奉冊靈  
武見肅宗及還都遷禮部尚書寒山按一統志寒山隱天台始豐  
縣西寒巖幽室中時來國清寺人以為風狂之士或叫掠凌人或  
望空漫罵寺僧不耐以杖逐之翻身撫掌大笑太守問立訪問見  
而拜之寺僧驚曰大官何禮風狂夫那問立復請寒巖送衣物即  
宿入石穴終歲無跡後曾道趙錄人家壁上所題須得二百  
餘首編成一集等筆題按一統志等筆題在保寧府廣元縣北  
八十里蜀漢諸葛亮出師嘗駐于此陳後山按宋鑑陳師道字無  
己徐州彭城人高介有節安貧樂道諸經皆有訓傳於詩禮尤邃  
其為文師曾鞏為詩師黃庭堅平淡雅與自成一家元祐中蘇軾  
輩薦其文行除本州教授累遷秘書省正字號後山居士累兩冷三



齊野記諸葛亮耕隴敵浮再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湯陰里城中  
有三墳累七正相似問是誰家墳田疆古治氏力能排南山文能  
絕地紀一朝被諛言二執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箱國齊晏子也  
陳簡齋按宋鑑陳與義洛陽人其先居京兆自曾子希亮始遷洛  
與義天資卓偉政和間上舍甲科累官大學博士徽宗得所賦墨  
梅詩有見晚之數紹興中拜翰林學士參知政事其出處氣節文  
章翰墨卓然可稱所著有簡齋集卷中收按晉書嵇康其先本  
上虞人美詞氣有風儀性絕巧而好假括靜寡欲阮籍等為竹  
林之游世號竹林七賢仕至散中大夫海聖俞按宋鑑梅堯臣字  
聖俞宣城人詢從子工為詩歐陽脩與為詩友初以謫為河南主  
簿歷鎮安判官仁宗召試賜進士出身為國子監五講遷都官負  
外郎卒堯臣家貧好飲酒與物無忤賢士大夫多從之游有文集  
楊庭秀按末鑑楊萬里字庭秀吉水人舉進士調零陵丞時張  
浚謫居寓為勉以正心誠意之李萬里遂以成名齊陵知奉新孝  
宗時召為國子監博士後以寶文閣待制致仕進寶謨閣李士萬  
里際遇三朝始終一節杜門著書絕意榮臣開信中見邊與驟開  
謂必誤國憂憤激烈不食而死蓋曰文節祠于李楊大年按宋鑑  
楊億字大年浦城人祖文逸南唐玉山今夢懷玉山人來齊而生  
億七歲善屬文太宗召見試喜朝京閣詩下筆立成有領秉忠貞  
節終身立聖朝之句除正字後賜進士兩為翰林李士億性耿介  
尚名節文格推捷李者宗之卒謚曰文所著文集一百九十四卷  
**王維**按氏族建唐元和間詩人以官詞名家凡一百有四備選

詩九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辭最得詩人  
之意如言沉有止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  
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  
意味淺矣

象山陸氏曰詩之學尚矣原於虞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墮而溢焉  
者也湘纍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揚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  
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眾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  
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推而才力  
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為之中興**集**子虛長揚之賦所  
著巨揚揚雅所著黃初

而降黃初魏文帝年號

惜格  
之語

西山真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閭燕南用之房中所以調和僻而養  
 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省警暴為時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  
 聞和招情情之語真焉為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於後斯義  
 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湯  
 心而溺忘者幾希○古今詩人吟風弔古多矣斷煙平無淒風澹  
 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  
 云補也惟杜牧之王公甫高之遠詣超邁絕出其賦息為留侯等  
 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集覽 公作抑戒以自警 衛武公 惠叔  
 十七年大戎錫命 王武公 將 古周平 及有 命武公為公  
 又武公年老 作抑戒 自警 惟抑 衛武公 無道  
 國語 王武公 抑戒 自警 惟抑 衛武公 無道  
 先君 王武公 抑戒 自警 惟抑 衛武公 無道  
 務官 不易 朝常 今君 抑戒 自警 惟抑 衛武公 無道  
 謂此 美楚 其殆 矣未 幾吳 兵亦 伐出 走餓 死相 招借 借之 語左 傳

周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諫父作祈  
 招之詩以止王心曰祈招之情情式招德音思我王庶式如玉如  
 金樂府之新戶韻會云漢孝惠六年使樂府令備蕭管故後世  
 有樂府之名利本器之法曲唐禮樂志初隋有法曲其声清新而  
 近雅玄宗酷愛法曲選坐部伎中二十二人教於梨園謂之法曲  
 弟子杜牧之按宋鑑載之萬年人佑孫善屬文能詩有奇節弟  
 進上察官史館條撰終中書舍人愈為左傳莊十年蔡哀侯娶于  
 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姊也止而見之弗省息  
 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  
 九月楚敗蔡師于萃以蔡侯人舞歸莊公十四年蔡哀侯為幸故  
 謂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譏譽也  
 譽其美也晉侯按漢書張良封留侯注見十五卷

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詠矣弗論余觀三百五篇南  
 自南雅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以至於變雅亦然各不同也詩  
 亡而楚騷作騷亡而漢五言作迄于魏晉顏謝以下雖曰五言而  
 魏晉之體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陳子昂變顏  
 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稱

韓因李杜又變變之中有古體有近體體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言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各以其才各成一家言如造化生物洪纖曲直青黃赤白均為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槩齊而况後之作者乎宋氏王蘇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翁於蘇迥不相同蘇門諸人其初略不之許坡翁獨深寵重以為絕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已者如此近年乃或清圓僮儻之為尚而極詆涪翁意肆兒之愚爾不識詩之全而該夫不一之變偏守一是而悉非其餘不合不公何以異漢世專門之經師也哉○詩雅頌風騷尚矣漢魏晉五言之于陶其適也顏謝而下弗論浸微浸滅至唐陳子昂而中興李商隱柳因而因杜韓因而革律雖始於唐然深遠蕭繁不離於古為得非但句工語工字

工而可○詩以道情性之真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之辭而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何也發於自然而非造作也漢魏迄今詩凡幾變其間宏才實學之士縱橫放肆千量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用而取其切模擬取其效功力極矣而識者乃或舍筋而尚陶常則亦以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性情之真近乎古也今之詩人隨其能而有所尚者其是孰有能知自是之歸者哉集覽

類謝以下按南史顏延之字延年臨沂人文章冠絕當時仕宋官至太常卿之與謝靈運齊名特稱為顏謝沈宋之體宋之問傳魏建安後江左詩律至沈約宋之問又加靡麗沈宋體後南史沈約武康人博通群籍善屬文仕梁累官至中書將軍舟陽尹尚書僕射著齊梁書及文集數百卷○宋之問西河人儒儀觀詩詞章武后時累官尚方監丞嘗與張說等撰三教珠英與韋述解一臺二妙中宗朝為脩文館學士弟之梯以騎勇聞之戀情韋述世號三絕涪翁按宋鑑黃庭堅洪州人以脩文錄講涪州列傳黔州安置自號涪翁與秦六虛書曰某屏棄不毛之鄉以禦魅也耳目昏塞舊事廢忘是黔中一老農耳坡翁按蘇軾本傳軾號東坡

恒通大...  
坡居士又  
號坡翁

### 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  
理有關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  
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  
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  
廢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  
反害於道必矣○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  
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  
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始始類俳  
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推傳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

人  
中  
道

人  
文  
化  
成  
天  
下

務養情性其他則六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  
非併憂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  
不知聖人亦一作據發胸中蘊自成文耳一作所謂有德者必  
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  
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為文者不同如駢辭之文後人求學不得  
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為  
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舂生意○孟子  
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  
去斯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教為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  
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

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  
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韓退之之文  
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  
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到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  
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  
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不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韓退  
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善道文王意中事者前  
後文人道不到也

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恒人不能得  
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  
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

譏玩殊無測但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  
已何以事君○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  
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迹揅散通變因時損  
益之理皆煥然可致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  
始之變莫不詳論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  
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惟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  
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  
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  
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  
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符之間  
文辭繁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繼武而出雄

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  
涉其波流也然實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變相如之澤  
侈皆未足與議惟楊雄為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於  
唐文籍之備蓋千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  
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  
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孝窺聖人閭奧如  
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孝後世文籍雖多無益  
於得也集覽申韓仲舒按通鑑申不害鄭之賤臣李黃若刑名以干  
終申子之身因治兵強韓非韓非用公子與李斯俱卒於荀卿善  
刑名法律之孝作說難孤憤五蠹蒙林五十六年秦始皇時為韓  
使秦因上書始皇嘉納未幾斯族  
而諸之詔下吏斯遺棄今自終

人有語及為文者和靖尹氏曰嘗聞程先生云聖人文章載於六經

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也集覽左丘明按氏族云左  
丘明因春秋作傳杜預

云仲尼為素王丘明為素臣宋元曹  
中詔從祀夫子廟與追封地位伯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  
國語委靡繁變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  
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  
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楚辭不甚怨君  
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托神以為君言人間  
隔不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  
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為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  
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問離騷下居篇內  
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

逢隨人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去班司楊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湏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楊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班楊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以後只做文字真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頌著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乃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林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總有一二大儒略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

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効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頹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升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乎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衮雜○楚些沈存中以此爲呪語死今釋子念婆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此兩韻○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漢初賈誼之文質實見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

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  
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揚震輩皆尚纖綿張平之非之然平手之意  
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識綿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才氣日  
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  
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自符以及之  
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  
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以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  
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  
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劉杜欽谷求書夏太弱  
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也○司馬遷史  
記用字也有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說教太子處云

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這下面承接便用辭說此義忽然  
掙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  
仁一段了却才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  
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云信然文字也不  
可學董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又困善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  
皆善弱無氣談司馬遷賈生文字雄家可愛只是這快下字時有  
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子細能向  
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踈量甚  
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  
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  
文字不帖律處也多○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孔氏書序



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見賈誼  
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為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  
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林文軒云司馬相如賦之  
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一作體如何得似他自在流  
出左大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  
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才又問司馬相如  
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焚舟少勝賦其淺陋曰文選齊梁  
間江總之徒賦皆不好了○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  
如何曰而今難說便說某人優其人劣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  
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  
見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

劣公亦如何便是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  
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  
胸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將來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  
是子細看得一舛文字熟讀皆做出文字意思法味自是相似讀  
韓文孰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蘇文孰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  
不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大率古人文字皆是行正路後來杜  
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將去少間  
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  
只是下不着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  
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  
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穩地安穩或曰子瞻云  
都來這幾字

只要會安排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疎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然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缺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反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闕較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又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出來為做

文章之用也其說雖雅似有理又云人晚年做文章如秃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其四十以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章又曰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平正某答他今更掉子這個虛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論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與正是未理會得大率江西人却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請公取人如資質這底他便不取看求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决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太率都是硬執他底○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某方脩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

辨鷓鴣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在黃庭才  
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但却易學上便似他不知韓文規模  
闊學柳文也。但會學了人的文字。因論韓文公請如何用功  
了方能辨古書之真偽曰鷓鴣冠子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讀詩書乃  
寫賈直鵬賦之類故只有此趣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看得文字  
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此王道意思每事較含法便不  
能如此。○退之要說道理又斐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  
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  
也。○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學陶者便似陶  
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問韓柳二家文體孰  
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

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者  
亦失之太過如康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  
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  
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  
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  
奈何而為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  
有一等人專於為文不去讀聖賢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  
自會作文到得說聖賢書却別做一個詫異模樣說不知古人為  
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詫異韓文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  
到他上宰相書用菁菁者莪詩註一齊都馬在裏面若是他自  
作文豈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沉載浮沉浮皆載也可笑載是助語

文者  
世道  
之器

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其看來有病曰文者貴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其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為義無利則不利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柳子享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倣司馬遷與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韓子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初公墓誌說一件久之說一件韓重賈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三板許歐蘇便長了蘇體只是一類柳

人才  
皆是  
當時  
有名  
之士

伐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亦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他文亦有大局促不好者○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下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為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抵文字○韓文高歐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大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在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音詩亦然○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時有名之士蓋其文強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夙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

生理大全卷之六 論文忽論

聖人  
取先  
進禮

有其批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子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字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文謂劉崇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其喜之其後姚孝寧易亦好一云或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嘗以伊川答方道輔書小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二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李太白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天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其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更

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瞻不為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嘗讀宋景文張巡贊曰其文自成一大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馮六一龍岡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六一文一唱三嘆今人是如何作文○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少了字模樣如秘演詩集序喜為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節不接六一居士傳意凡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佳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縷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黃夢升墓誌極好其所喜者豐樂亭記○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為尊累肉食何人為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

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問歐公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盡處。如五代史官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載張承業事。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歐公爲蔣穎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有叙一段，只是自胸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一作得他醉翁亭記彙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歐公文章及二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歐公文生數腹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

淺近處，然却正平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当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二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太白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此巧了。輔廣問荆公之文何如，曰：他却以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曾作許氏世譜，爲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爲荆公作。又云：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于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携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爲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遊窮日之力，方成。僅

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為  
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  
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竟尤完因  
嘆服遂以為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歐公文字大綱好處  
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議論平正耐點檢李太白文亦明白  
好看錢木之間老蘇又議論不正當曰議論雖不是然文字亦自  
明白洞達○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  
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  
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  
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言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  
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

光曜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  
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  
分明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  
文但言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嘿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  
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  
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  
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  
亦莫之識也故天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  
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  
以興衰則又必曰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  
體之甚重夫其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

下之。皆本趨末不想知道養德以克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揚較獵之流而粗綴其首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隆迄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補註補註各其法也其謂縱橫辨說也陸生謂陸賈嚴女徐樂武帝時書上書數國奉漢說人自申酉而下其著述言議門見史記漢書宋玉屈原弟子長揚較獵揚雄所作二賦亦載韓愈氏出洛陽其陋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

詩書六藝之作而其散精神靡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析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拔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詭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誦說戲謔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賈誼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祖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為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為為韓愈之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



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  
來又復表歎數千百年而後歐陽以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  
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  
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攷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  
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攷之則誦其言者  
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  
直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天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補  
註其徒謂東坡吾老將休付子斯文與吾所謂文必與道俱此自東坡迷歐公語今之韓愈與文不在茲皆東坡推尊歐公語俱見文集張  
後大也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即為二耶由後  
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歐韓之文果若是其班乎  
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

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因言文士之笑曰今曉得義理底是公間  
被物欲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  
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  
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昏喪祭飽田燕饗之禮  
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閒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  
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且其所  
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棋一  
局與一老人為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缺如東坡一生讀  
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  
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五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  
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而成議論似喪心人說

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永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門這般文字不入○問東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亦說盡了蓋無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言南豐必問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或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一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真閣銘好曰這般開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疎漏甚多○人老氣衰文益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受不到爲其詩序文四六對偶作

舊是五代習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疏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解序點者二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老蘇之文高只議論垂角○老蘇文字初亦喜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又字爲正○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東坡墨君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東坡歐陽公文集序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遷○統領商榮以溫公神道碑爲餉因命吏約楊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既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黃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

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  
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  
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  
說盡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甚舊  
看一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  
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云不能得一遭忽  
得兩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遂掃將去道夫問  
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甚遠不  
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  
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闕耳無意思又曰歐文  
必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辨後對人開

相似都無恁地安詳童輩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  
去也無其故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  
盡只是文字木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  
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  
他論西門豹投平事以爲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  
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  
論天子虺以爲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統入此  
其致據其精密但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問蘇子由之  
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  
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軀○看子由古史序說  
聖人其爲善也必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爲不善也如騶虞之

不殺竊脂之不較此等議論極好程張以後文人無有及之者○  
因說灤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  
劉原父高才激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  
云天下以吾辯而以辯棄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  
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  
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與該舉  
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  
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  
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  
於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子由晚  
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

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却外面尋個往來  
合奏○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個字便是合當下一個字東坡所  
以伏地東坡輕入字不將爲事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寫去如後  
面恰似少後添○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  
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毅文勝負父貢父文字工  
於墓倣○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爲文  
却因學文漸見此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倣不爲空言只是關  
鑿鑿裏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  
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豔處多○曾所以  
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會喜心捷人文字擬峴臺記是做醉翁  
亭記不甚似○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

○南豐作筠州宜黃一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南豐列女傳序說一南處好○南豐范貫之奏議序氣脈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豐不說子由挽南豐詩甚服之○問嘗聞南豐令後山一年看作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看一年則自然有自得處○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陳後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歎衽便是一云他今人文字都無因論當時人物有以文章記問為能而好點檢他人不自點檢者曰所以聖人說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李清臣文比東坡較實○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

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張子韶文字沛然猶有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知近來文字開了又闔闔了又開開闔七八番到結末處又不說只恁地休了○諸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詔之文朴朴固是不好看只是他意思氣象自恁地深厚又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合當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木下只是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味識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一蘇做出恁地杜倦發越已前不會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說監鐵一事他便從監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

看甚麼半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面  
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曾得見所以不曾見得只  
是不曾虛心看聖賢之書固有不曾虛心看聖賢書底人到得要  
去看聖賢書底又先把他自一副當排在這裏不曾見得聖人意  
待做出又只是自底○今人作文皆不足為文大抵專務節字更  
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  
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  
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  
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  
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  
自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鵲突說在裏○前輩文字有氣

骨故其文在浪歐公東坡亦比其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  
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  
但都是假底舊見公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個減  
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是減字法也不然則  
稱雪上此換字法也一云今來文字至無氣骨何來前輩雖是作  
道理看者雖不入眼却有骨氣今人文字全無骨氣便以舞訝鼓  
者塗眉畫眼只是本樣人然皆足以惑衆真好笑也或云此是  
禁懷挾所致曰不然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  
柄被人引動尤而勸之且如今做件物事一個做起一人學起  
有不崇朝而偏天下者本來合當  
音釋 聖賢對縣名又水名在吳  
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真是可惜  
音釋 聖賢對縣名又水名在吳  
殺散也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上  
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  
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

生理

道者  
文之  
根本

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來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耻也。已○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個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如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一本非一本矣。○問要看文以資筆勢言語。須要助發義理。曰：可看孟子韓文韓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

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曾却各有一個科段。舊曾學曾爲其節次定了。今覺得要說一意須待節次了方說得到。得及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因言陳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韓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看韓文。○總要作文章便是枝葉。害著學問反兩失也。○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駕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也。○文章要理會本領。前輩作者多讀書亦隨所見理會。○每論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綱領文字有綱領。龜山無○前輩用言語古人有說底固是好。如世俗常說底亦用後來人

都要別撰一狀新奇言語下稍與文章都差異了。○要做好文章  
須是理會道理更可以去韓文上一截如西漢文字用工問史記  
何如曰史記不可學學不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後  
山學史記曰後山文字極有法度幾於太法度然做許多碎句  
子是學史記又曰後世人資稟與古人不同今人去學左傳國語  
皆一切踏踏地說去沒收煞○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  
闡發音釋闡音達樓上戶也也○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頹塌只  
略教整齊足矣○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  
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嘗見傅安道說為文字之法有所謂筆  
刀有所謂筆路筆刀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  
面添得此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

於李漢老看來做詩亦然○因說呂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  
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其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總  
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腔子故文字氣脉不長曰他便是眼高見  
得破○東萊教人作文常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曰其舊  
最愛看陳無已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謂諸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  
不看○嘗與後生說若會得漢書及韓柳文熟讀不到不會做文  
章舊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奇也觀騎戰勝又  
大奇也這雖是籠中間却有好意思如今時文一兩行便做萬千  
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脚三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多少衰氣  
○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規矩不  
然蕩將去○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



文皆說不曾畫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袞將去他裏面自有  
法令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袞做將去○前輩  
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文曰文字自有一箇  
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今世士大夫好作  
文字論古今利害比並為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  
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與古人合者  
只為理一故也○人做文字不著只是說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  
思不盡○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看前人  
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  
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集覽九歌楚辭注阮  
湘信鬼好祠屈原因為作九歌之由林文軒按氏族林謙之宋  
隆興中下第歸專心聖賢踐履之卒晚登仕版在詞掖多論駁不

得其言而歸師艾軒先生蘇頌按唐鑑頌武功人威玄孫父累官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許國公頌幼敏悟一覽千言累官修文  
館李士與父環同在禁中時人榮之開元中拜相識徐廣曰  
凡識締皆言將來之驗也識上也言其義織微也締有七緯易緯  
詩締書締禮締樂締孝經締春秋締蓋漢末夏賀良之徒為之以  
為有經必有締也後漢張衡以為識書出於哀平之世虛偽之徒  
要世取資者所為梁武時許崇曰締書曲說非正統之通道張子  
平按漢書張衡字子平南陽西岳人善屬文通五經作二京賦精  
思十年乃成衡善梳巧尤精天文曆算為太史令作渾天儀復造  
候風地動儀人服其妙廷侍中宦宜諫之作思文賦以寄情出為  
河內人張成善風角之古注顏師古曰角隅也謂候四方四隅之  
風以占吉凶也索隱曰世傳陳臥局鴉經謂東方朔所著大畧先  
數其声第一声即是甲声以十干數之辨其急緩以定吉凶即所  
謂鳥占者也相如封禪書史記漢武帝時司馬相如既病免居茂  
陵上曰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使者往而相如死卓文君曰長  
卿未死時著一書曰有使來書以此奏之乃遺札之封禪也狂欽  
俊漢書欽南陽杜衍人延年子少好經書自編育而知名於時率  
直言歷陳災異拜議郎徵詣大將軍王鳳幕府多所匡益谷水  
按漢書永長安人傳通經書元帝特為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夫累  
迂光祿大夫終大司農李陵按漢書陵隴西成紀人廣之孫善騎  
射愛人下士武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荆楚勇士以備

胡天漢中勾奴入寇詔李廣利等將兵擊之陵請自當一隊願以  
步兵五千遠涉單于之庭上壯之及與匈奴戰兵少矢盡降虜單  
于妻陵以女拜右校王用事及武帝聞之詔族其家焉左大中  
按晉書左思字太冲臨淄人口訥而詞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  
成復欲賦三都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遇得一句即便疏  
之自以所見不傳求為必書即及賦成皇甫謐為序張華見而嘆  
曰班張之流也時統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呂舍人宋鑑呂本中紹  
興初除中書舍人世稱之呂舍人注見卷首姓氏一解陽獄中書  
按漢書陽齊大景帝時仕吳以文辭著各天王賦有和謀賦上書  
諫下納去而之梁從孝王游被譖下吏從獄中上書有日月一  
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莫不接劍而相盼者無因而至前也蟠木  
根抵輪困離奇而為萬乘不死者以左右為之先容也書上陽立  
出之卒為上客高適焚舟決勝賦按唐鑑適字達夫滄州人玄宗  
待舉有道科官至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則目出為蜀診刺史  
卒適尚節義以功名自許政寬簡所莅人便之年五十始為詩即  
工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江總之徒按有史江總考城人紆之  
子篤學能文陳後王時為戶部尚書日與文士孔範等侍宴賦詩  
有玉樹后庭花之曲為長夜之飲謂之神客禎明二年隋兵滅陳  
總亦被殺鵲冠子袁叔真隱傳曰鵲冠子者楚人隱居深山中衣  
敝履穿以鵲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旆著書言道家事馬援單師  
之後顯於趙鵲冠子推其薦已遂與之絕鵲者曷雉也賈誼鵲賦  
賦文選注曰賈誼為長沙王傳三年有鵲飛入誼舍鵲不祥鳥

也誼以謫居自傷故為賦自廣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謂問于鵲予  
去何也周封康叔按鑑略康叔各封周武王同母弟武王克商以  
殷餘民封康叔於衛成王長舉康叔為周司冠有功賜衛室蔡器以  
章有德厥後傳四十一君為秦所成司馬遷與任安書曰按漢書安  
榮陽人嘗為大將軍衛青門客後青日衰故安多歸去病安獨不  
肯故大司馬遷為中書令尊寵用事官遺之書責以進賢之義劉石  
亦父按宋鑑劉敞字原父清江人武孫慶曆間舉進士累官知制  
誥奉使契丹還知揚州有惠政徒鄆州道不拾遺累遷翰林侍讀  
學士待英不講讀每指事陳經因以諷諫官至集賢院學士敞字  
問淵源為文尤瞻敏有公是集行世杜祖公案誌按宋鑑杜衍字  
世昌山陰人屬樸篤學擢進士甲科歷州縣皆有政迹慶曆中為  
相與韓琦富弼范仲淹同革弊事後以太子少師致仕封祁國公  
卒謚正獻韓琦字正言行狀按唐鑑董晉字混成真卿人擢明經拜  
兵部郎中待節使回紇德宗立受御史中丞自元中拜相後封隴  
西郡公卒諡文公作行狀以誌之推德德與按唐鑑德輿秦州畧  
陽人阜之子少以文章稱德宗聞其才召為左補闕累遷禮部尚  
書同平章事仁宗飛白書記推諫記太宗飛白書十二句五十  
五字者貞觀十八年春左散騎常侍劉伯之詔也縹緲鴻漸之勢  
輕濃蟬翼之狀于敬白而不飛于雲飛而不自縹緲鴻漸之勢  
藝書圖之逸品也注蔡邕見役人以漢帝成字歸而為飛白之書  
故後人做之按宋鑑劉清之字子深臨江人受業兄靖  
之傳極書傳紹興未舉進士及見朱熹慨然志義理之學嘗為高

安縣丞賑飢有方徙知宜黃縣孝宗時召對首論民困兵驕累官知衡州善政甚多罷主雲臺觀光宗即位起知袁州所著有訓蒙新書通錄墨莊祭儀時令諸書張才家按宋鑑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渠江人元祐間進士調成都府推官韓忠彥薦為左王言諭月章數十訟司馬光呂公著之寃論察京章惇之非薦蘇威蘇轍之賢忤執政意謫官卒贈直徽閣謚節愍季太伯一按宋鑑李觀字太伯南城人通五經生徒常數百人曾舉御潤夫皆其高弟為文章自成一家天下知其名皇祐間范仲淹薦試太學助教後除太學說書既沒閩南上其退居類彙皇祐續彙并後集詔官其子參魯六一居士按宋鑑歐陽脩晚年卜居於穎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棊一局酒一壺吾老干其間是為六一公也曹卓亭按一統志其亭在滁州城南一十里琅琊山幽谷歐陽脩額其景而樂之闢地為亭名曰豐樂自為之記張承業按五代史承業唐僖宗時宦者昭宗時為河東監軍與晉王李克用相善及崔胤誅宦官凡在外者詔所誅之晉王不忍殺乃匿之昭宗崩復為監軍晉王病革以莊宗屬之莊宗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事皆委之同光初退歸田里尋卒醉翁亭記按一統志其亭在滁州城南十里琅琊山醴泉之上宋慶曆中僧智仙為郡守歐陽脩建脩自號醉翁因名作亭記其文膾炙人口天下傳誦焉歐陽脩按宋鑑蔣之奇字穎叔宜興人舉進士為監察御史徽宗時累官翰林學士知樞密院事崇寧初以覲文殿學士知杭州以疾歸之奇為部使者十一在亦與會府所至以

治辨稱有文集有餘卷徐州按一統志滁州隋初所置今因之直隸京師曾南豐按宋鑑曾鞏字子固南豐人致堯孫幼警敏數千言一覽輒記嘉祐間舉進士歷知齊襄洪福明毫滄州所至務去民疾苦入為中書舍人文章與歐陽脩齊名世稱南豐先生黃樓銘按一統志黃樓在徐州城東北隅宋魏城為守時增築徐城以捍水因作樓至以黃土白土實勝水嘗與客游其上陳後山作各以記之中商孫吳謂申不害商鞅孫武吳起用注見前卷蘇張范蔡謂蘇秦張儀范雎蔡澤按史記蔡澤說以戰國時弘辨智士嘗入秦說應侯曰四時之序成功者去應侯因是謝病昭王召見與語大悅拜客卿尋拜為相李斯按通鑑斯上蔡人受學荀卿變篇又為小篆成一家之法秦始皇時為客卿始皇用其謀昆一天下拜為丞相從帝東巡帝崩乃與趙高矯詔殺扶蘇立胡亥陳勝兵起高請之腰斬于市陸生按漢書陸賈楚人有口辨從高祖定天下使南越拜尉佗為王相亞奉漢約高祖大悅拜為大中大夫時稱說詩書著書二十篇以好時地善因家馬有五男出囊中千金分之令為產呂后王諸呂陸平患之用賈計與周勃相結遂誅諸呂立文帝嚴安按漢書安臨淄人武帝朝以故丞相史也拜為周室之弱秦室之強拜即中後為騎應令徐承按漢書樂無終無終人武帝時上書其畧曰賢士獨觀萬化之原銷未形之患其要在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武帝召凡曰何相見之晚也拜為郎中宋玉按史記玉楚人屈原弟子為楚大夫閔其師放逐乃作九辨述其志以悲之又作神女高唐二賦皆寓言此興



有所謂也(王寀)按漢書寀蜀人博學能文宣帝時益州刺史王  
襄薦其有軼才召見使作聖主得賢臣頌筆立就上嘉之并諫  
議大夫既而遺求金馬碧雞之神卒於道昌化陵王廟(在昌化  
縣北一十五里峻靈山祀山之神五代時建南漢始封為鎮海廣  
德王宋改封峻靈王蘇軾有記)伏波廟(按一統志伏波廟在  
瓊州府東北祀南漢路博德東漢馬援二人皆伏波將軍宋蘇軾  
作碑銘韓文公廟碑)按一統志韓文公廟舊在潮州府治後今  
山宋遷在府治東韓山封文公為昌黎伯賜額忠祐蘇軾作廟碑  
南安軍李記按一統志南安軍宋初所置今為南安軍屬江西道  
西門豹投巫事史記豹戰國魏人文侯時為鄴令鄴俗素信巫覡  
歲為何伯娶婦選良民處女投河中豹問知其害曰今歲娶婦幸  
來告吾亦送之至見其女豹曰幸煩大巫入報即投之月中又繼  
投二人群巫驚懼乞命從此遂止因開其河為十二渠以溉田奈  
城集按宋鑑柰城集蘇軾所著待月軒記按一統志其軒在瑞  
州府治東行春門外大愚山宋蘇轍謫筠州府過南康廬阜訪隱  
者卒日予以喻性理因悟其說至筠作待月軒以自省并記其事  
宜(筠州府屬江西道)按一統志宜黃縣名宋初所置今因之屬  
撫州府筠州唐初所置今為瑞州府屬江西道(卷之六)  
按宋鑑范師道字貫之蘇州人琪之子舉進士歷官兵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夙屬風操有聞即言官至龍圖學士有奏議文集數十  
卷(張之)按宋鑑方平宋城人少穎悟絕倫書一閱不南

讀累官參知政事南京雷守知陳州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蓋文定  
初守蜀時得蘇洵與其子軾深器異之嘗薦軾為諫官晚受知  
神宗王安石方用事疑然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時者也(蘇軾張氏  
園亭記)按一統志靈璧縣唐初所置今因之屬鳳陽府秦少游  
龍井記按宋鑑秦觀字少游高郵人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元祐  
初蘇軾薦于朝除大學博士遷國史院編修官坐貶有淮海間居  
集陸教授按宋鑑陸九淵居貴溪之象山教  
授生徒世人稱為陸教授注見卷首姓氏

或誦退之聖德頌至妮妮弱子赤立區傳牽頭曳足先斷腰脊梁  
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誦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媿於  
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南軒張氏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  
斬截他豈不知此所以為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  
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况當時藩鎮乎此正是  
合於風雅處只如牆有茨桑中諸詩或以為不必載而龜山乃曰  
此衛為夷狄所滅之因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之之意過於子由

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

象山陸氏曰又以理爲主看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馴雅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爲文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大羹玄酒乃巧之極工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遠如禿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田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十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魯齋許氏曰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當馳騁文筆如程試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子却繳得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揚子道善惡混又繳出性分三等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

文章  
由道  
而心  
陸

筆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真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真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繳之語○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明著眼目○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叙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始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實壞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爲害害於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爲真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

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為律身  
自為度豈後世小人筆端所能模倣德性中發出期文而自文  
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為之有  
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為聖人之事不能也○讀魏晉唐以來  
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  
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為樂乎果能不墮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  
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氓也職分之所當為者  
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  
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  
字比且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回而  
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古語有之可不慎乎○或論凡人為詩文出於何而能若是出於  
性詩文只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成章蓋心之明德使然也不  
獨詩文九事排得著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瑣粟細事總謂之  
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義也  
道也只是**一舫集覽**優孟孫叔敖楚王以為真叔敖楚國語優  
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曰我叔敖子父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  
優孟曰若無遠所之即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莊王置酒前  
為壽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孟請婦與婦計之三日復  
來曰婦言慎無為楚相盡忠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雖之地  
謂新以自食如叔敖不如自殺於  
是莊王謝孟召叔敖子封之寢

卷之二

文以類合宜及歸人議其可以日理也

論其文之理非將義及義大節其與父子小節與來田事變體

不謂文只是論語論子午卯酉無非致意論以入思無無到不

可謂有人可入其理○論子午卯酉無非致意論以入思無無到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新刊性理大全第五十七卷

諸子一

老子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



天地何意於仁

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也○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水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只上去固與之類然老子

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

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集覽老子按史記李耳楚苦琪人毋懷之

又曰老聃事周為守藏史又為柱下史博古通今孔子往問禮焉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退曰老子其猶龍乎後見周衰乃西出函關隱去閔尹喜求長生術為著道德五千言其言曰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文曰我無為而民自化後世治天下者多用其術李仙之七皆宗焉以萬物為芻狗莊子天運篇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術中以文肅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焚之而已注衍簡也芻狗結章為狗以解厭也秦時所用已則棄之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

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已不便不肯做○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

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

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

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

你在高處他只要在望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盡本老子便是這狀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肯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冲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斤八極神氣不交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

之意矣○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揚氏問揚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閑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又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

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及一及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及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問程子云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此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程子論老子陰符經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克擴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挽前去做說也不曾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狠狠了自家

孟子之體用

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容渙若水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為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帖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窅窅音宰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又問龍犀若驚音大患若身曰從前理會此章不得○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是那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谷神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也

又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  
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  
不是牝只是木孔承筍能受底物事如今門櫪音捨木謂之牝環  
則謂之牝鎖管便是牝鎖鬚便是牝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  
之是至妙底牝六是那一樣底牝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  
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  
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  
又曰玄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  
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  
若以坐處爲無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迥埒是一

例語甚嘗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  
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  
柄而開闔上下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  
應無窮亦此意也○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  
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莖字光也古字或通  
用不可知蘇穎濱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是箇沉滯之物須以神  
去載他冷他升峯其說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  
魄他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升舉底  
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  
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與嬰兒乎天門  
開闔能無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你爭

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間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強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魄是一魂是二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豫兮若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容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雷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

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問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曰他便揀便宜底先占了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問他云禮中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爲事其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未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多苦多事所以如此說。問及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亦孰字都於及處做起目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

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恐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  
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無故其流多入於變詐  
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多藏必厚  
亡老子也是說得好○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  
天莫是雷天惟雷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早  
服者言能雷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雷只是各雷之意是要收斂  
不要放出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雷是又加積之也如  
脩養者此身不有所損失而又加以雷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者待  
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  
貴早服早服者早養未損而雷之也○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

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宗

固為老子本合有資之意不善也隳隳

郭象云揮斥猶放縱也又云揮斥奮迅也八極謂地之八方窮盡外也(即隳隳之幻語釋名隳隳釋氏名也涅槃經迦昆維城有釋種子字米達多姓瞿曇氏幻胡骨切妖術也)莊下史應劭漢官儀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一名柱後以鐵為之言其審固不撓也前漢百官表張蒼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

或問如何是天得一以清樂菴李氏曰天物不一而各有其一如日

月之照臨星辰之輝燦風雷之鼓舞雨露之滲漉各有其一而不

相亂天惟得此不一之一是以清淨無為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

以寧神得一以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

天下正亦只是這箇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哉公卿大

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分如此則尊卑貴賤不相混

循好惡取舍不相買亂天下自然而治

鶴山魏氏曰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為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為爾世有為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巇而蕩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

或問黃老清淨無為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刑名條刻

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息然宋濂室陳氏曰絕無清便無息意

瓜如此雁覽黃老清淨無為之學索隱云黃老之夫圭有簡無為

而申不害之李本於黃老之人而主刑名

魯齋許氏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為教大異多

大公至正

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君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詭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後世澆薄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濟之如文帝子房之所為是也○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於禮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道指鴻荒之世又謂上德不德皆所見之異不必驟舉臨川吳氏曰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方物者指動植之類而言有字指陰陽之氣而言無字指無形之道躰而言此老子

本旨也理在氣中元不相離老子以為先有理而後有氣橫張  
子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為一之非其無字是  
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

列子

朱子曰列子平淡踈曠○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  
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  
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髓及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  
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其衆聊記其二於此  
可見剽掠之端云集覽列子按周書列禦寇鄭人莊子重其為人  
其季本於黃帝老子者列子一書多寓言與莊子書相類非秦漢  
而下作者所可及但因散佚不完有附益之者其真偽亦不可亂也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  
○問商開立之事信乎曰大道不明於天下莊列之徒窺測虛言  
之者也○問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邪物理從來齊  
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  
見道淺不柰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  
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為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  
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  
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集覽商開立之事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與國服之云云商  
開立言為物適不逆况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伯夷  
全性  
命之  
情

五峰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  
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失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為一世用以保其



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曰莊周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  
九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問莊子孟子同時何  
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  
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太了故孟子力排之  
○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  
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宋大梁之  
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大抵楚地  
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孟子說陳良之非曰如今看  
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千百人從他如何曰不特此  
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卻祈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是甚麼學

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比  
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嚼樹枝手  
足懸空却要發話詭是此意○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是要這因  
萬件事且因來做史記老子傳贊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虛無  
是體與因應字當為一句蓋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因  
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所見無  
全牛熟○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如有物有則  
比之諸家差善○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  
曰他是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箇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問  
莊子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此語似好曰以實當言  
忠信也好只是他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為忠雖當而我

不知以爲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亦知處便在此○莊子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這教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夫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須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解註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其若括出便別只是不欲得○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猶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督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

綠  
以爲

四九

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明奸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己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天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莫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善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爲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

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  
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  
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然唯之論善多類此不可不深察  
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  
執中但無權耳善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二定之中也莊子之意  
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即其本心實無以異乎  
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較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  
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善其勢有所必至  
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集覽** 堅白論

壯子齊物篇故以堅白之殊終亦希逸口義云堅白注家以為堅  
石白馬之辨蓋曰堅則為石言石不必言堅白則為馬言馬不必  
言白亦猶黃馬驪牛三也蘇秦傳注又曰龍泉水淬刀劍特堅利  
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白所以為利齊辨之曰白所以為

不堅黃所以為不利一說雖殊皆辨者事耳諸馬驪牛三見莊子  
天下篇白馬非馬見列子仲尼篇又莊子法法篇謂滑堅白解垢  
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又秋水篇公孫龍問觀半曰龍火乎  
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雖堅白然不可不注公  
孫龍當時辨者之名也成玄英疏云公孫龍若守白論行於世堅  
白即守白也言堅執其說而守之亦如墨子墨守之義公孫龍之  
辨蓋將分異以  
為同故曰同異

魯齋許氏曰莊子好將米大見趣及義理粗淺厥徹說得不知大小  
無邊際臧騰得深密教人推測不著讀此等書便須大著眼目與  
看破休教被他瞞了引了

或問史記稱莊子作漁父盜跖箴以詆訾孔子之徒當時去戰國  
未遠也而已莫辯其書之具同矣且其書汪洋恣縱乎繩墨之外  
而乃規規焉局局焉議其善言得無陋哉臨川吳氏曰得意固可  
以忘言將欲既其實而謂不必既其文欺也

**集覽** 漁父盜跖箴  
莊子法法篇稱將

欲法深遠發置之盜為守備則必攝攝同高論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囊揭篋而趨唯恐賊居局間之固也然則知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跖者也注法起居切司馬云從旁開為法一云發也從苦慙切箱屬藏也

程子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章最佳已下

老莊列子○問學者何習在老之衆也曰謹禮而不達者為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已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朱子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文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

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

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以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李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此曰老子極其獲在子得此只也

莊子跌湯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

拘繩墨○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為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其觀之不

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下知下

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洒○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周莊仲曰却似

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信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為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

闊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來

學欲  
深者  
大機  
淺

鹿麕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問程  
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  
子云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透者深者莊子然  
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為異端而不講之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果  
可盡以為虛無之論而妄此身之也周謨曰平時慮為異教所汨未  
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  
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爾○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  
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揚朱孟子闢揚朱便是闢莊老  
了○莊子全無列子又寧得峻奇列子語溫純○列莊本楊朱之  
學政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

聖賢  
著書  
立言  
以示  
後世

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和  
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道著臣服也更無一箇自然相背為一體處  
可怪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  
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惇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  
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時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  
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倡其端而列御寇莊周楊  
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為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  
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  
曹參汲黯史丹諸輩亦皆主之以為真足必先於六經治世者不  
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讎之徒遂為盜  
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曹即納降款可見其虛謬不足稽矣

集覽

采賊張陵按一統志張道陵漢留侯八世孫生於天目山

東抵與安雲錦溪升高而望曰是有異境遂沂流而之雲錦洞有山巖焉陳舟其中三年青龍白虎旋遊於上舟成餌之時年六十容貌益少又得秘書通神變化驅除妖鬼後於蜀中雲其家昇天所遺經錄符章并印劍以授子孫其四代曰盛復居此山歷代重之其子孫世龍真人王勿學曰漢靈帝時漢中有張脩者為人療病令病家出米五斗師聚眾寇叛時謂之米賊海陽寇謙之按一統志謙之昌平人少遇神仙成功與與之游高華食仙藥遂隱嵩陽元魏始光中召至闕下謙之一日謂弟子曰昨夢功興召我于中嵩仙宮遂羽化有青雲如烟從口中出天半乃消其跡漸縮識者謂尸解後東郡沈猷見謙之在嵩山身作銀色光明如日始知其為仙矣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飲通鑑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魏公操取陽平張魯出降以為鎮南將軍注陽平關名在漢中即褒忠縣西北按史諸張魯沛人祖父世為五斗道客蜀劉焉以為益州督義司馬獻帝建安五年魯據漢中取巴郡朝廷不能征以為漢寧太守二十年曹操攻魯走入巴中魯以衆降

西山真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此風益甚晏嘗論以天地萬物以無為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為

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能久也陳頤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為風流之宗國子祭酒王象嘗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不以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為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革至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莊老詹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江東復爾江南其為戎乎其後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老子之言其害非釋氏比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為道遺物離人趨於澹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後亦何負與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

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推提仁義  
絕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為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  
雖然庶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  
同日語哉又况撥捨其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  
胡羯氏羗腥薰武華幾二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曹  
何足云然方在漂搖捭抗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  
不知監也其亦愚蔽之甚矣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  
大易王衍葛玄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  
蕩晉遂以亡又曰為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  
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夫而不自知也何  
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



子乃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  
莊謂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會賞好成俗  
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統統子弟能破百萬矣清言致效而  
非喪邦也夫卻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  
相掩而曰清言致效可乎此所謂友理之評不得不辯集覽何晏  
國志晏死人進之孫尚規公主夫姿容少才秀知名曹爽引為  
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賜爵列侯晏與夏侯玄等競為清談天下  
士大夫慕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非衣冠一按晉書顧粲人秀之  
子弘雅有遠識博學稽不惠帝時為國子祭酒累遷尚書侍中後  
為趙王倫所害晉俗尚虛無領著崇有論以矯之陳頤二按晉書  
頤字心思陳國人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頤曰當使容車  
馬新笑而從之後州辟為從事來車馬還家宗黨榮之建興間以  
功陞天門太守殊俗安之難懷心之吏為參軍若有調發動靜馳  
白故恒得府辨陶侃表為梁州刺史一更言按晉書亮即陵人明  
穆元皇后兄風格峻整動由禮節仕為散騎常侍以外戚求退復  
起為中書監加中書令蘇峻反亮督諸軍平之去衣裘按晉書裴  
陽夏人元帝時為營令弟猷為江都令齊名江淮間時人表之裴

累官散騎常侍金日南王... 按通鑑晉簡文帝名昱元帝少子初封命... 按通鑑梁武帝蕭衍字叔達... 下遂移晉祚在位勤政惟崇佛法三捨身於同泰寺後為侯景所逼... 昌寓之子少好學善屬文宋末首中累遷守吏部尚書... 為天下第一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一按通鑑梁元帝名... 集百官講老子於龍光殿承聖三年西魏清兵來伐出降被殺在... 位三年西日參治齊師... 參為齊相使人召問之對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其言... 劉淵凶奴也石勒羯也慕容氏鮮甲也符氏也姚氏羌也王衍... 按晉書衍琅邪臨沂人戊從弟戎嘗曰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 自然風塵物表為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不理累遷至司徒後... 為石勒所害晉書有之按三國志葛仙公名玄丹陽句容人有仙術... 嘗從吳主至栗州遇大風百官船沉玄獨出水上而衣履不濕吳... 王重之於方山為立... 觀後傳白日升輿

### 墨子

墨子之德矣夫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問

韓退之讀墨子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  
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隣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詩  
言但孟子按本寒涼知其流必至為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  
繆以千里揚子本是孝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  
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  
可謂忠恕然持敬不知謹嚴故失之隼墨子按氏族云墨子名  
師大禹而晏子墨子之書宗  
朱子曰揚墨者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  
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 管子

孟子  
欲正  
其本



朱子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當著書如弟子職之  
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太卑直是小意智處不應  
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卿之制國語載之却詳○管仲當時任  
齊國之政事其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間工夫著書底  
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  
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問管子中說辟雍言不是學  
只是君和也曰既不是孝君和又是箇甚物事而今不必論禮記  
所謂疑事毋質蓋無所攷據不必恁地辯折且如辟雍之義古不  
可考或以為學名或以為樂名無由辯證其初解詩亦疑放邦裏  
但本說作學亦說得好亦有人說辟雍是天子之書院太學入  
**別集**管子書各齊大大管仲之所作也按史記管仲字夷吾穎  
陽人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也三歸

在三歸臺名事見說苑補注婦人謂嫁曰歸蓋管仲一娶三姓女  
也姓是辟雍之義王幼文字曰雍與離通記王制天子曰辟雍鄭玄  
曰辟明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陸佃曰天子在四季并其中季而  
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其中其南為成內北為上  
庠東為東序西為警宗辟雍仕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出師  
受成詩就焉當天子入大季則四季之人環水而觀之是謂辟  
雍故致堂曰獨辟雍家有明其義者以詩考之自見王制紀天子  
辟雍不知何所本始而云然也羅壁識遺曰竊謂辟雍非季也辟  
君雍和也詩靈臺篇言辟雍而其中述鳥獸昆蟲各符其所發鼓  
鍾鏞莫不均調皆非季校中事文王有聲言鷦京辟雍其序曰武  
不卒文王之伐功詩中迷文  
王築城作豐事亦於季無預

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潛室陳氏曰自伯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  
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文  
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  
治兵之法陽為治民以欺其人陰為治兵以壯其勢其言於桓公  
曰君欲正卒伍脩甲兵大國亦將脩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

夷吾志在強國

志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今觀自五家為軌七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七有良人以為內政自五人為伍軌長率之積而至十萬人為軍伍鄉之師七之以為軍令名為內政實則軍令寓焉寓之云者猶旅之有寓非其所居而暫居之謂也夷吾志在強國內政之作豈在於民乎特假內政之名以行軍令耳是故外假二政之名內脩強國之利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為為善雖善實利有意為公雖公實私成周自五家為比至五州為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為伍至五師為軍會萬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而無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彷彿其一二矣獨奈何以詭道行之以欺其隣國則安得不為伯者之私哉

孫子

武人根本

焉士亦當及心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荀揚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為奇奇變為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為正即正為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辯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衆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真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為訓也乃謂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是啓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與歟吾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以子觀之此段本不必辯但其薄

聖人並用

三正罪孟子而尊堯舜似矣乃取孫武之書廁之易論語之列何  
其駁之甚與子嘗謂鄭氏未能真知堯舜而好為太高之論以駭  
世者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矣隗覽孫子按史記孫子名武齊人  
兩被強楚東威齊魯顯名諸侯所著其書十三篇行於世答孔文  
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太子疾出奔宋初疾  
娶一宋子朝其婦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  
人誘其初妻之婦宿為摯而為之一宮如一妻文子怒欲攻之仲  
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輕以獻耻是一者故  
出衛人立其婦遺使室孔姑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  
尼曰備簋之事則嘗季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夾  
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與按之傳定十年孔子為大司寇  
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  
馬以從既會齊侯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旗旌劍戟鼓譟而至孔  
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為好夷狄之樂何為於此齊景公心作磨之  
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宴高梁而前孔子戲趨而臣曰大夫焚  
惑諸侯者罪當誅時命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景公懼歸語其臣  
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君於是齊人  
乃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地以謝魯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  
之而費人北左傳定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陷三都叔孫氏墮

即季孫將隨費公山不狃叔孫費師費人襲魯公與三十人季氏  
之宮孫武子之妻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則仲尼命申句須樂頤  
下伐之費人北國  
人追之敗諸姑蔑

###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粥出○家  
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  
所註之人偽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  
謂渠好左傳便可見○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  
此觀○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  
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  
到東漢方突出來豈不可曉

### 申韓

或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  
慘覈少息皆原於道德之意朱子曰張文潛之說得之宋齊丘此  
論也揚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  
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李學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  
也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和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禹之所行其所行皆  
外也。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  
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飭之使自  
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

言皆可入道

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道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  
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是皆可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  
此也

朱子曰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或言性謂荀卿亦  
是教人踐履曰須是有是物而后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  
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真箇同曰異須求其真箇異  
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問荀子言性惡禮偽其失蓋出  
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一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  
而以人欲橫流者為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為者為禮  
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為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  
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偽明矣以禮為偽則凡人之為禮

皆返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偽意也亦得之

西山真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為惡論禮則以為偽何其自相戾耶○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豈可取若所謂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汗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后有汗濁耳學者必盡去物欲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日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欲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耳其可恃以為安耶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河心不能不應物欲

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嵐則清有風則濁者塵滓之伏于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藏于中也

董子

程子曰董子言仁入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

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董子按漢書

入少洽春秋下惟講授三年不窺園圃以賢良對策勸武帝勉強李問行道設誠於內等語帝嘉之以為江都相仲舒卒有源委政諸明道之言度越諸子為漢醇儒

朱子曰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之類然亦非他真

見得這道理○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

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

也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問其以情為人

仲舒識得本原

漢儒近似者三人



之欲如何曰也未嘗欲爲善欲爲惡皆入之情也○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是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入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以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墻不分明端的○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如此說固未嘗害下云命非聖人不行便牽於對句說開去了如正誼明道之言却自是好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如何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盡善無此亦不得只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

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問諸葛誠之云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曰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爲之非所以爲訓也固是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不至者人將爲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誼功利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婁敬賢智謀之士爲之亦不過如此○問正其誼明其道道誼如何分別曰道誼是箇躰用道是矣綱說誼是就一事上說誼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問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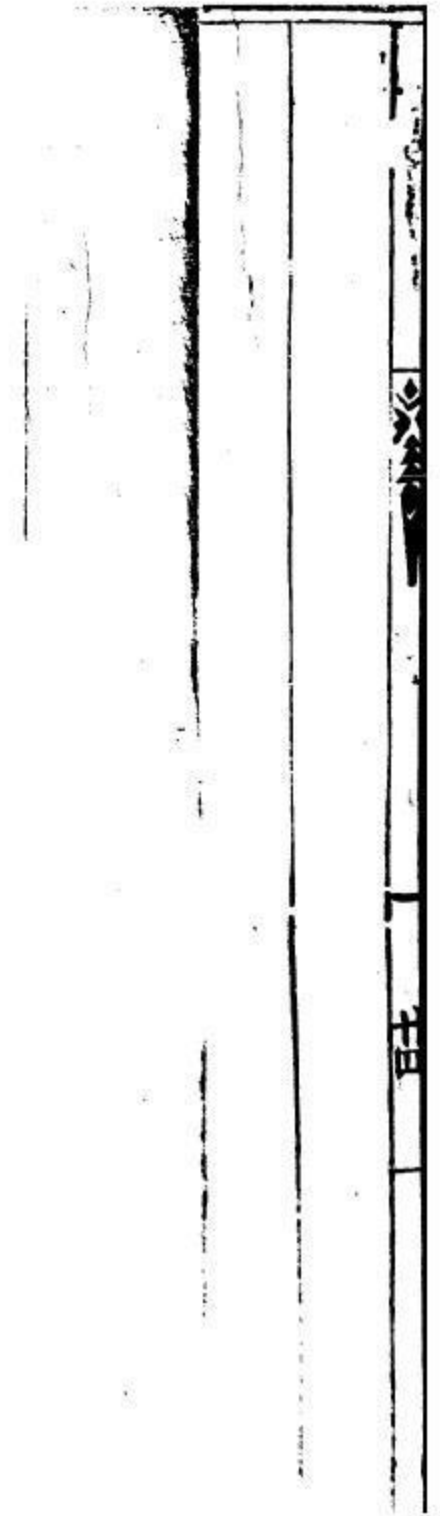
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勉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誼不謀利在勉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勉事之後如此看可也曰倦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熟施展未必得○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脫不得漢儒氣味西山真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彊勉孝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孝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夏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

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无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王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漸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歎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一日  
國家圖書館  
藏書





新刊性理大全第五十八卷

諸子二

揚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揚雄為祿隱揚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曰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其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且是於易中得一數為之於曆法雖有合只是無益○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揚子雲之學蓋蓋至此地位也○問太玄之

漢儒  
子以  
為賢

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  
同數只是一舫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漢  
儒之中吾必以楊子雲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子不虞以保天命孫子不虞則有之旁燭  
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  
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楊子雲云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晦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  
孫子不虞以保天命欲以苟容為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人見幾  
而作其及是平○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  
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  
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

○楊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推提仁義絕滅禮樂則無取  
若以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時友本之言為可取却  
尚可恕如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有取此自是楊子不見  
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楊子之失

集覽  
楊子按漢書楊子名

雄字子雲成都人少好學博極群書口吃不能劇談而好沉思成  
帝時為郎結事黃門嘗奏其泉河東校獵長楊四賦又著法言及  
太玄經等書林希一按宋鑑林希字子中福清人槩之子與進士  
官至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同知樞密院事徽宗立出知揚州徙舒  
州采泚之事按通鑑唐德宗時朱泚作亂帝出奔北遂潛號大  
秦皇帝既而李成克復長安朱泚走其將斬之以降也劇秦美新  
劇奇逆反劇也美稱美也按閣之事按通鑑新莽天鳳五年莽  
大夫楊雄死初雄於成帝之世以奏賦為郎給事黃門三世不徙  
官及莽篡以耆老九次轉為大夫嘗作太玄法言卒章稱莽功德  
此伊周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劉棻嘗從雄學奇字棻坐  
事誅梓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從閣上自  
投下莽詔勿問至是死天祿閣按一統志天祿閣在西安府城

西北未央宮劉向校書處莽賢之間按漢書成帝之世推與王莽及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故曰莽賢之間以此

龜山楊氏曰楊雄云效聞則守之以約效見則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無病蓋博學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為不妥。楊子雲作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為六十四者只為可相雜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楊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問楊子避擬通諸理之說是否曰大槩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如何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之為王者事不與上文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道理所以下文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教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問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稱揚。○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晷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及隨星而應。○楊子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翹於日乎載者加載之義如老子云載營魄左氏云從之載正是這箇載字諸家都亂說只有古註解云月未望則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既望則光消虧於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未盡此兩句其盡在翹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為主月之光也日載之光之終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

又上如今人上光上采色之上 盖初二二間時日落於酉月是時同在彼至初八九落日在酉則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日落於酉而月在卯此未望而載魄于西盖月在東而日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與月相去逾遠則光漸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蹉過日却在東月却在西故光漸至東盡則魄漸復也當改古注云日加魄于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于西面以漸東盡其載也日載之其終也日終之皆繫於日又說秦周之士貴賤拘肆皆繫於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於日也故曰其逝於日乎其載其終皆向日也温公云當改載魄之魄作朏都是曉其說不得○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稜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積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躋羸固不是

如易中卦氣如何曰此出於京房亦雖曉如太玄中推之盖有氣而無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耳○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其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又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楊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都是學他○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二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太玄甚拙感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筭不著○太玄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太玄中高處只是黃

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揆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或問易與太玄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倍法太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玄卦八十一太玄摸放周易只起數不同耳先儒謂得易變作十倍太玄亦得但無用耳

西山真氏曰楊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故萬物作類入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也

臨川吳氏曰楊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

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毫知力無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而入於技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為數子雲太玄名為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強求合於曆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二百六十四日有非外增一齋贊以當半日又立一羸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 文中子

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傳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

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微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微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亦之判久矣便亂道○王通當時有此言語後來被人傳會若續經之類非其作○文中子其象恐無此始續書始於漢自漢以來制誥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留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問文中子云圓者動方者靜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集覽文中子按隋王名通龍門人幼篤學既然有濟蒼生之志詣長安奏太平十二策不見明退居河汾教授故古作經又為中說以疑論大業初微不至及卒門人謚曰文中子

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為伊周事業見得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

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今要歸揣摩不得○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難分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蕢等人他也有許多人便是粧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匹變然好○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釋問過法言否曰天過之○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陸機史取陳壽曾取隆機文來看也是平正○房社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記亦不應當特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其師兼記其家

世事之傳記無一合者。○文中子看其書心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有者兼是他言論大綱雜伯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為自張本做雜伯鑑基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臣之義命訓對贊議誠諫有七如何曰這所好在好膚淺中間說話大綱如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喚做好都不識如云晁董公孫之對據道理有董仲舒為得如公孫弘是不好晁錯是說箇甚麼又如自叙許多說話盡是夸張考其年數與唐然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箇人恁地自標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

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為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魯採七君事迹以為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考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為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謂輔相之類皆是換成要要排七制之君為他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歛池江州觀察生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開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遠如此唐李翱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此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

借頭頭者以爲重耳。○問文中子之學曰：他箇意思以爲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軼也，只是偶然做得著，問他續詩續書，意是如此。因舉答賈瓊數處，說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軼說話，他便忌程先生說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話說得他病處，問元經尤可疑，只緣獻公奔北，便以爲天命已歸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逸注，龔鼎臣別有一本注，後面叙他祖都與文中子所說不同，說他先已仕魏，不是後來方奔去。又問他說權義舉而皇極立如何，曰：說權義不是義，是活物，權是稱錘，義是稱星，義所以用權，今似他說却是以權爲嫂溺援之之義，以義爲授受不親之禮，問義便有隨時底意思，曰：固是問他，只緣以元經帝魏生此說，白便是他大本領處，不曾理會，縱有一二言

語可取，但偶然耳。其續經猶小兒豎尾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問文中子說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曰：他意思以方圓爲形，動靜爲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看見箇道理了，見他這說話都似不曾說一軼。○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吾何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爲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己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己之憂疑。○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



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攷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為不然而但為模放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為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

一見隋文帝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為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奇名欲速之心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己任則其用心為己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檢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來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

其規模之大畧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治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較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于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十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

荀揚  
韓氏  
優劣

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向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艱側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二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嘆哉○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

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書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粲然可為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齊得其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樣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忠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揚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問王氏續經說有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輩觀其書則固

嘗往來于王氏之門其後來相業還亦有得於王氏之道否曰房

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萬一其規模事業無文中子髣髴其嘗說

房杜只是箇村宰相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

之所及者集覽陸幾一按晉書機字士衡吳郡人抗之子少有異

成都王穎攻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為孟玖等所譖

穎密使孫秀收機之與穎機詞甚悽慘既而漢曰華亭鶴唳豈復

聞乎遂遇害所著文字凡三百餘篇房杜按唐鑑房玄齡臨淄人

彥兼之子幼警敏貫綜文籍善屬文書兼章隸太宗徇涓北杖策

上謁一見如舊為府記室從征伐獨收人物置模下寮官尚書左

僕射居相位十五年任公竭節世稱其賢卒贈太師諡文昭○杜

如晦京兆杜陵人自少在萬臨事善斷有王佐之才太宗引為文

學館李士進僕射與房玄齡共管朝政封萊國公長孫無忌按唐

書無忌洛陽人晟之子也志書史唐初擢比部郎中佐太宗定天

下功第一封齊國公累遷太子太師後與褚遂良同受顧命高宗

初以諫立武昭儀削爵黔州七制之主文中子續書漢有七制皆

賢君也謂高祖太宗文帝世宗武帝中宗宣帝世宗光武顯宗明

帝肅宗章帝帝劉禹錫按唐書禹錫中山人擢進士登博學宏詞

科工文章累官至集賢直學士出為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服

詩子終論五十五卷  
氏太子賓客晚年以文章自適白居易推為詩豪作歙池江州觀  
察王公憲理按一統志歙州本隋所置今改為徽州府北州本唐  
所置改為北州府已上俱直隸京師江州本唐所置今改為九江  
府屬江西道陳同父按宋鑑陳亮字同父永康人自幼頗異為  
文俊麗雄偉有奇志恒以經濟天下自任孝宗時六誦關上書主  
於恢復兼論宰相得失紹興賜狀元及第授建康府判官尋卒特謚  
文毅獻獻公奔比也按通鑑漢獻帝名協靈帝中子董卓廢皇子辯  
迎而立之諸郡起兵討卓卓脅遷長安卓死乘輿播遷曹操迎帝  
都許厥後操子丕逼帝禪位廢為山陽公在位三十一年(龍其門  
臣按宋鑑馬臣鄆州項城人景祐初進士累官同和諫院屢上疏  
論上其言和平不峻激使人主易曉退亦未嘗語人故其事多施  
行後以正議大夫致仕一見隋文帝陳十二策通鑑隋文帝仁壽  
三年龍門王通詣關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教授於河分  
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曲曰劉沈謝之詩按三國志曹植字子  
建譙人擢次子十餘歲善屬文探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  
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操其異之植任性而行自  
不雕勵兄不篡漢封為陳王薨諡曰思劉楨字公幹東平人有  
逸才以文章見重於魏文帝與王粲等號建安七子古今詩話鍾  
嶸云若孔門用詩則公幹非堂子建入室陽浦陸可坐於廊廡  
之間沈約字休文謝朓字玄暉陽夏人絕之子文章清麗善  
章隸長五言詩初在宣城囚登三山得澄江靜如練之句古今所  
稱仕宋為尚書殿中郎曹爽按漢書晁錯魯國薛人父充治慶氏

禮官至侍中褒傳物載古傳公業為博士  
當時所宗朝廷欲制定禮樂遂拜為侍中

### 韓子 總論荀揚王端附

程子曰古之君子脩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  
乃因學為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  
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  
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韓退  
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  
曰不念舊惡然用希此說甚得伯夷心也○原道之作其言雖  
未盡善然子學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  
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  
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絕見此人至如斷

韓愈  
近世  
豪傑  
之士

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  
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集覽韓子按唐書韓子

人七歲讀書日記數千百言及長盡通六經百家之學擢進士第累官刑部侍郎時憲宗迎佛骨愈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除鱷魚患尋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歷轉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為文粹然一出於正佐佑六經學者仰如太山此并云

朱子曰韓退之却有此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貫大綱是○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只是不子細看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後段云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却甚有義○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目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為他說得用又遺了體○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

問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為吉德凶人則為凶德君子行之為君子之道小人之行為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躰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箇如此他實才甚高○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是他實見得到後如此說邪為復是偶然說得者曰看他文集中說多是閒過日月初不見他做

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  
○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  
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其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  
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  
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  
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帶著氣質言了  
但未嘗明說著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  
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箇  
影子○問讀墨籍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曰未論孔墨之同  
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可以對待言也以此而論則退之全未  
知孔子所以為孔子者○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

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以為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  
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  
學文字第二義乃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  
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  
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問觀昌黎與子墨簡書其從大顛是當  
時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真箇是有崇信  
底意他是賤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黃義剛曰韓公雖  
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會去做工夫他於外  
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次是恁地如原道中所謂寒然後為  
之衣饑然後為之食為宮室為城郭等皆說得好只是不會向裏  
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麓處去不見得源頭來處

如一港水他只見得是水却不見那源頭來處是如何把那道理  
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於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朝議論風  
采亦有可觀却不是從裏面流出平日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  
為事及貶潮州寂寥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見  
一箇僧說道理便念之動如云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  
大顛與他說箇什麼得恁地傾心信向韓公所說底大顛未必曉  
得大顛所說底韓公亦見不破但是他說得恁地好後便被他動  
了陳安卿曰博愛之謂仁等說亦可見其無源頭處曰以博愛為  
仁則未有博愛之前不成是無仁黃義剛曰他說明明德却不及  
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曰他也不曉那明明德若能則  
明德便是識源頭來處了又曰孟子後荀楊淺不濟得事只有箇

王通韓愈好又不全陳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六能止於  
至善也曰也是○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  
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竊謂韓子既以失大本不識惟者為六醇  
則其稱子民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真見得到曰韓子說荀  
楊大醇是泛說與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楊為大  
醇韓子只說那一邊奏不著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十邊亦目  
奏著這一邊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楊子雖小過此等語皆是就分  
金秤上說下來今若不曾看荀子揚子則所謂偏駁雖小過等處  
亦見不得○問昌黎學者莫甚李翱敢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  
中來問渠有去佛齊文闢佛甚堅曰曾文僉迹主說道理却類佛  
又問退之見得不甚分明曰他於大節目處亦却不錯亦未易議

閱是說傳道是否曰亦不止此他氣象大抵大又歐陽只說韓李不曾是韓柳○韓退之著占立言詆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李簡書及張籍僧莫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不以深服其心也宜哉○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史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小間却是邊頭帶說得此道理其本意緩自可見集覽子簡按唐書簡德州平昌人工詩尚節義辛進士先流連中累官至諫議大夫議論坑切出為常州刺史陞戶部侍郎加御史中丞大顛按一統志大顛姓楊氏初居羅浮山後居湖陽茨山唐韓愈云潮州有一老僧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書詳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及留衣服與

別黃義剛宋子門人未詳出處

北溪陳氏曰韓公學無源頭如原道一篇鋪叙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本具於吾身故於及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重吟詩飲酒度日其中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窮莫無聊中遂不覓為大顛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從遊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西山真氏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閑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佐六經云又曰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恠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代之惑雖象訛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蓋孟軻距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一家乃去千載餘撥衰友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

韓愈深字相表揚雄



韓子之功

者韓子之功也

以過况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盖史氏  
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孝明道則雖毫厘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  
與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蓋惟至命而非虛也  
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致衍乃始以自用為糝糠天  
倫為虎贖韓子愛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諸道德也必本  
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  
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  
者韓子之功也

程子曰荀揚性已不識更說其道

以下總論荀揚王韓

○荀卿才高李陋以禮

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

荀子之功

道至卿不傳揚子虛在莽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  
子可謂大駭矣然韓子責人甚怒○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憂  
衍而不斷復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  
為善又脩其惡則為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  
而謂人之性惡

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揚子然亦難看○諸子百家書亦有說  
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  
說得好問荀子資質也是箇剛明底人曰只是籠他那物事皆未  
成箇模樣便將來說問揚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細膩曰揚子說  
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

玄中所說靈根之說之類亦只是老莊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他莫只是要人脩身故立此說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辯荀揚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揚大醇而小疵伊川曰韓子責人甚恕自今觀之他不是責人恕乃是看人不破今且於自己身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辯○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雲為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

揚子雲  
兩旁  
松向

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小陰冬是大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足道理亦如子學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焉求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又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熟多是後來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

湊得好如見其荷蓑隱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人若道他  
却是粧點來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是論世變因革處  
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  
韓子做閑雜言語多故謂之華若楊子雖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  
○楊子雲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得之老氏  
在漢末年難得人似他亦如荀子言語亦多病但就彼時亦難得  
一人如此子雲所見多老氏者往往蜀人有嚴君平源流問溫公  
晁喜太玄曰溫公全無見處若作太玄何以作曆老泉嘗非太玄  
之數亦說得是又問與康節如何曰子雲荷敢於康節康節見得  
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却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  
仁義道德然好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微細密伊川

謂其學華者只謂愛作文章如作詩說許多閑言語比是華也看  
得來退之勝似子雲○問程子言近世豪傑楊子雲豈得如愈如  
何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楊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  
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  
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也○嘗令學者論董仲舒  
楊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楊子雲不  
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學者多主  
韓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  
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思慮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  
做事業底入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  
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

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為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  
博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邦原道不起至其做  
官臨政也不是要為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會只是要討官職而  
已○問荀楊士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  
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  
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  
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  
而於作用施為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  
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  
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  
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疎更無物事撐拄襯管所以於用

三十一

處不甚可人意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子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  
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  
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  
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來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  
粗如何望得正通楊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楊雄最無用真是一  
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交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  
人更無定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  
議論不明快不乎決如其為人荀楊二人自不可與王韓同日語  
問王通病處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  
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聿要與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為做周公  
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續書是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  
孔子之特按乎二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各

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  
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  
者為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為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  
為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  
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  
薦賢制策輪其乏之誨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  
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罔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  
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為四句古詩者但  
多摳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  
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也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  
證故裝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  
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

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  
捉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  
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子思郊王通便是如此便  
胡亂捉別人來為聖為賢殊不知秦漢以不君臣人物斤兩已定  
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  
王通平生好自夸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過  
後世子孫見他孝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  
大夫之顯者續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  
他之過亦他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  
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為異論則其  
未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揚又迥別王通極開褒說得廣

闊緣地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  
為作用光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  
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缺所以如  
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  
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  
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  
窮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時只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  
問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  
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後春秋而王通未三  
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  
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托不會假得許多頭



真有箇人坏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曰換得一人如此則

能變之人亦自有見識非凡人矣甄覽

嚴君平一按漢書嚴遵字若平臨邛人善易則閉肆下簾讀老子揚雄少從之學曰其風聲足以激會勸俗亦近古之逸民也益州牧李強召為從事不就卒年九十餘輜蓋之悔通鑑漢武帝時桑弘羊言輪臺東有阮田五十頃以上可遺中田卒置校尉募民仕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州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係車師雖降其王以遠遠之食道死者尚數千人况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畧離散悉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遂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振念此五伯所弗為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之武備而已群國二千石各士進畜馬方畧補邊伏與計并云云自是不復出軍乃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門休思忠富養民也事在征和四年雲英威詔獲武之樂一按漢禮樂志黃帝作雲門帝嚳作五英堯作咸池舜作大韶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是之謂六樂也秦伯二以天下讓吳越春秋古公周太王之孫名履父長曰泰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

歷要太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與王業者其在  
習千泰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于衡山遂之荆  
蠻斷髮交身因其俗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  
走喪畢還荆蠻國氏君事之自稱為句吳古公病將卒令李歷讓  
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者也陳思王苦  
讓魏志陳思王植善屬文為太相所異而丁儀楊脩輩為之羽  
太祖孤疑幾欲立為太子植任性而行飲酒不即死不御之以術  
矯情自飾官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為嗣植嘗乘車行馳道中  
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中說言其  
善讓吾未知焉荀氏有二仁文中子曰荀氏有二仁生也以濟  
時死也以明道注荀氏二仁謂荀或荀攸也坑焚之禍一通鑑  
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三十五年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

### 歐陽子

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蘇氏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  
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子民益  
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  
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

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  
士亦固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  
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若  
祐未踴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文章  
變而  
復古

蘇氏轍曰公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師太學體文體  
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比之險怪知名者黜去殆  
盡勝出怨議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按宋監  
字永叔居陵人觀之子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教育之舉進士甲  
科仁宗時為諫官論事切直韓琦范仲淹相繼罷去脩上疏極諫  
出知除州還為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蓋心匡弼與韓琦策立  
英宗熙寧初以太子少師致仕自號六一居士卒贈文獻公諡  
文忠撰唐書五代史文章名  
冠天下與唐歸愈並稱焉  
龜山楊氏曰子學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

堯舜  
所以  
為方  
世法

至論仁義禮智則少測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  
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十變萬  
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定為者失大學之脩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  
子遇人便道性善朱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朱叔論別是  
非利害文字上儘看得但於性分之内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  
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  
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  
作處天地懸絕

問歐公如何朱子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  
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

平日只是吟詩飲酒戲謔度日○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年  
筆力亦衰○言行錄曰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  
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夫不見痕  
迹自極其工

蘇子

王安石附

朱子曰嘗聞之師云一蘇聰明過人所說語盡儘有好處蓋天地間  
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  
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  
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  
源以一學者之聽庶幾其可以障征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  
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



蘇李  
和正  
之亦

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或謂蘇學以為世人讀之正取文章之妙  
初不於此求道則其矣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  
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  
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  
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  
則是道自道又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  
安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道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又與道  
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為浮  
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  
文章而已既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  
能禦之○答汪尚書書曰蘇學和正之辯終未能無疑於心蓋其

東溫  
灌膏

李以  
知道  
之本

前日所陳乃論其李儒不至而流於詖浮邪道之域竊味來教乃  
病其李弗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  
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源以破其荒誕  
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  
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  
本根亦安得不為之訛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  
猶以為一杯水救一草薪之火况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東溫灌膏  
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為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為蘇氏乃習氣之  
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  
也真竊謂李以知道為本知道則李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  
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李也蓋欲陵跨揚韓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孝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孝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為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為正又自以為是而肆言之其不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厲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弒而盛稱荀彧以為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違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惜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為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胥胥焉惟原情之為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

以啟姦乎楊朱學為義者也而偏於為我墨翟學為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誠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為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為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為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徂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後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為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矣○答程允天書曰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

洗垢

孟子  
如自  
天自  
日

為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折精粗為二  
 致此正不知道之禍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  
 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天蘇氏之失著矣知道  
 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為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  
 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  
 以為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耻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  
 為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為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  
 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閒矣况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  
 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揚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已代之既不  
 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為哉此非喜  
 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

程氏  
之學  
以誠  
為宗

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  
 老及其及來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為是哉如蘇氏之學  
 則方其年少氣象固豐安能禪學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  
 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傷子先病後  
 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瘢也  
 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  
 况程氏之學以誠為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  
 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  
 以裁抑之意果何謂也按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  
 重於天下豈真尊王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為心則亦非真尊  
 六經者此其心跡之間及復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

且自爲邪說設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予而八九吾第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炮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闕衍之辭縱橫押闔之辯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和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偽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偽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况欲

均其至之乎文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辭意誇豪誇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快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又曰東坡善議論有氣節○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或謂蘇程之學一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似程氏爲姦程氏似蘇氏爲縱橫以其觀之只有荆公脩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指葉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長繼之以得志不得志

是聖人便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言揚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  
正士以禮自將却恐他來檢點故恁恠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  
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蘇辯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  
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荆公氣骨自是一箇要道形骸離世  
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飢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唯近  
者必盡左右疑其爲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  
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爲詐其實自不知  
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汗似所不卹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  
即此便是放心辯姦以此等爲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其敬  
崇之惟荆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

從愁裏過壯心偏勞醉由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所笑如  
上韓公書來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  
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  
無少行險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便不契勘  
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爲無稽  
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  
未出兼是後來群小用事又費力以他故覺得他箇好。又曰蘇  
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顏子方之其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  
貴於知道蘇公卓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  
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軻老聃之屬  
未易驟舉也其辯足以文之

未易驟舉也其辯足以文之

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  
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  
都自政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星  
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須此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  
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集覽蘇子  
蘇子名軾字子瞻號東坡注見卷首如氏王安石按宋鑑王安石  
臨川人益之子生有異質長博覽強記善辨不屈所為文淵源出  
於曲浩羅進士上第中宗朝拜相封荆國公卒謚曰文節歐陽  
謂韓琦歐陽脩孫復石介也按宋鑑石介字守道兗州奉化人師  
事熙寧固躬苦學進士第歷知州推官嘉州俱判官居憂躬耕  
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長以易教授魯人彌祖徠先生服  
除為國子監直講進要曆聖德頌出判濮州有徠徠集其餘注見  
前卷申韓儀行謂中不害韓非張儀公孫行也按史記公孫行  
魏之陰晉人號西首為秦說文齊魏攻齊破蘇秦從約與張儀不善  
而去秦儀卒復歸秦秦欲相之為甘茂所聞復之魏尋卒其餘見

前卷洗垢索源後漢趙盾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  
索其厭痕鮪魚之肆家語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  
其臭亦與之俱化矣縱橫捍闔之辨縱將容有橫與角通胡有反  
子東曰南北為縱東西為橫薛蕡曰以利合為縱以威勢相脅為  
橫正義曰諸說皆未允關東也從長之國其居之蘇秦相六國令  
從強而實秦故曰合縱關西也橫廣秦獨居之張儀相秦破關東  
從道使連秦之橫故曰縱橫風俗通蘇秦受捍闔之術於用谷先  
主老蘇劬劬矣宋鑑正安石性不好華靡自奉甚儉或衣垢不濯而  
垢不洗世多稱其賢嘉祐初名始盛友黨謂一時歐陽隆善之勤  
蘇明允與之遊而安石願交於明允明允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  
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用龐士大夫皆謂明允獨不往作  
辨奸論誠之食鈞餌聞見錄王安石宋知制誥為范行一日上  
嘗花釣魚宴內徒以金膳盛鈞餌至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上謂  
宰相曰安石許也使誤食餌一粒則止矣今食盡引情而何青苗  
之法宋鑑神宗熙寧二年立常平給欵法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  
議以常平權本散與人戶合出息二分春散秋欵一如陝西去謂  
之青苗  
錢法